

茶 · 山 · 行腳

來廟的山路，忽左忽右，彎來彎去。兩旁山景白茫茫一片，梧桐開著白花，這便是靈氣映天的白匏湖。

尋一塊大石坐禪。

● 白匏湖 · 坐觀

滿山的霧氣迎面觸身，清氣潤頰，我攝念專注，坐觀「水三昧」。

那一刻，我是水，水是我，身體也隨之柔軟起來。

滴滴涓涓間，看著湖水漸漸枯竭，感知「色無常」——成住壞空。

● 廟中 · 喝茶

喝茶嘍！

七十多歲的廟婆吆喝聲打破寂靜。喝茶時談到眾生之苦，眾人皆動容不已。席間這幾位大善人，一千百萬地捨，默默鋪橋造路。

修行不僅是大石上的寂靜，更是這份在世間行走的熱腸。

善念千載，亦如滿山梧桐白花，綻放光明。

● 後花園 · 驚蟄

昨日丙寅，雨初晴。懷著朝山的心情，逕往山裡走。山前山後摘不盡，野茶不覆藏。

野茶漫山，林姊姊三五人，耕園生計，亦坐禪參禪。問其師承，但說：後山，雲深不知處。她們

下田時，禪思不斷，恰似「仙人拿鋤頭」。

這份生活與禪修的無礙，讓我想起那句：「終日採茶，只聞子聲，不見子形。」

● 啜茶 · 瀉仰

水滾了，茶香撲鼻。啜飲這盞清韻，竟有一種入秋又逢雪的感覺。好茶。乍覺念頭起處，味著了，但心不著，心不縛。一切行無常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

想起瀉山與仰山的對話。仰山撼動茶樹，瀉山說他只得「用」而不得「體」。仰山反詰，瀉山良久不語。仰山笑其師只得「體」而不得「用」。瀉山笑罵：「放子三十棒。」

體是那雲深不知處的寂靜，用是這鋤頭落下的如實。不需要遠求師承，後山的雲、手裡的茶、腳下的田，便是最深刻的傳承。

● 驚蟄 · 雷響

三月三日，驚蟄。溪邊大石上坐禪，轟隆聲響，打雷了。望向天空，黑雲一片片。

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：僧人病冷且久，痼疾不癒。一老父告知，春分前後，俟雷，山頂採茶，能祛宿疾。後來，果真好了。

正是時。念動心行，身是我，眼見聲聞是我所。地水火風，也是我所。

下坐採茶。山野間，東找西覓採了三天，得茶三兩多。又一年的存貨了。

● 行腳 · 一囊

平常行腳中，一人一囊，總帶著雷公茶。走渴坐疲，缶子三片茶，一口一口啜著，想著：彼岸在

哪呀？

雷響之時，心不隨雷動；茶入之時，受不隨味轉。彼岸就在這一口清苦的茶湯中。

● 雪夜 · 團茶

大雪後，手作團茶。第一盞供佛，第二盞供有情，第三盞請故友共飲。爐火跳動，像極了生滅的識流。情與事，憨呆無寄。

路走到最後，是為了「剝落」。觀身如脫衣，色身敗壞，識流歸源。夕陽西沉，中有身消融，化作蓮華上的一點露珠。

殘燈熄處蓮華生，無死無生唯有燈。

● 奈良 · 東大寺

奈良東大寺，千年古木與青銅大佛。

步入東大寺，宏偉的建築在歲月中顯現出一種沈重的墨色。這座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築，承載了千年的願力與祈禱。站在盧舍那大佛前，那份巨大的寂靜壓迫而來，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渺小。

這句話是如實的嗎？

● 鐘聲 · 寂滅

此時，遠處傳來鐘聲。那不是普通的聲音，那是能穿透五蘊、直抵識海深處的震動。當巨大的鐘聲敲響，整片空氣都在震動。那是跨越時空的「電火光石」，震碎了那個自以為是的「我」。

《金剛經》：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。在鐘聲響起的那一瞬，我曾有的病苦、曾有

的掙扎、曾有的死別，都在這震動中一一消融。千年與一瞬，在此刻沒有分別。

當鐘聲止息，寂靜顯得更加深邃。那是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的空性。

我合掌，向著大佛，也向著這千年的時光致敬。修行不是為了去到哪裡，而是為了回到這裡——

回到這「法爾如是」的真實。

不再追求長生，但求此刻清明。

走出大門，風輕拂。我依然是那個行者，一人一囊。但心中已安放了那記鐘聲。無論走到哪裡，

那聲「空」永遠在耳邊迴盪。

茶喝完了，山還在，心還在。慢慢來。路不急，人也不急。

我是水，水是我。體用不二，茶在山裡。鐘聲一響，千年一瞬。

千重山。不再相見。

路不急，人也不急。